

抓住春天的人

穆無天

——吳念真的精神風貌

我們去大粗坑

很早以前，朋友就不斷的向我提吳念真，那時我似乎也就感覺到和吳念真認識是必然的，甚至和吳念真成爲朋友也是應該的，那時我一方面也開始注意到吳念真經常發表在聯副的作品，更強烈的想去認識吳念真，但我一直旅居臺中，加上種種不便，也就一直都沒機會見到他。

今年夏季，我回臺北打工，聯絡吳念真也就方便

得許多了，我給他的第一個電話，吳念真就和我爽朗的聊了一個多鐘頭，那時我便感到吳念真的豪氣及開闊，以後再通過幾個電話，那時他正替一個朋友看房，也就一直沒空相見，直到夏末，蟬聲都快死了，吳念真空閒下來，我們約了一個晚上，吳念真要到朋友居住的山中來，那時才有機會真正的去認識吳念真這個人。

相約的那天晚上，我雖然沒有遲到，但吳念真却比我更先到，我們事先並不認識，認識他的那個朋友却又有事回瑞芳去不能趕來，於是我獨自去，深恐故

宮前階無燈的牌樓下尋人不易，但我踏上石階的第一眼就發現坐在欄杆上的吳念真，也直覺的感到他便是吳念真，果然不錯，他親切的和我握手，溫厚的勸道令我感到溫暖，吳念真畢竟是一個溫婉可親的人。而後我們上山，吳念真騎着車奔馳在無燈無月的彎險山路上仍是那麼穩重，那夜我們幾個朋友和吳念真就這樣天南地北無所不聊的談到午夜，要不是大家第二天都要上班，否則又恐怕是一次徹夜長談了。

幾個朋友對吳念真都很有好感，也很欽慕，只是大家也都沒見過，那夜的談話也幾乎是審問式的，但氣氛一直很愉快，吳念真不喝酒，只是煙抽得頗兇，他也就邊抽着煙邊和我們閒聊。有人提及大粗坑，那是吳念真生長的地方，幾個朋友也都去過那地方，於是對大粗坑興趣起來，吳念真却黯然起來，我們都知道那個落沒礦區的故事，五十年前仍是一個採金熱門的黃金地，整個大粗坑也都維持着兩三百家人民的生活，而不到幾年，金鑽採完了，人們紛紛外遷，而現在的大粗坑，竟也只剩下一戶人家，怎不叫人黯然傷神，提起這些，吳念真不斷的搖頭，他說：

「每次提起大粗坑我都會難過，那個我生長的地

方孕育了我十幾年，我的童年及少年都在那裏渡過，那裏發生的每一件事都令我難以忘懷，而現在遷離了那個地方，却又不只是遷離而已，幾乎是拋棄了那裏，使那裏成了廢墟，不只人走了，甚至有些房子都倒了，樹木都死了，現在回去，甚至連憑悼都遠了，所以我幾乎也都不敢再踏回山去，但我一直仍深深惦念，深深關愛着那片土地：……。」

這些話，令我們感動，令我們感到吳念真是如何的惦記那片育他的土地，但遷回去是不大可能的事，我們也只得憑悼般的說法：「我們去大粗坑！——」

生活的故事

吳念真在市立療養院已工作了好幾年，當兵前就幹了一陣子，後來服役隔了三年，家庭的負荷使他不得不在退役後又回療養院，算算起來，在那裏面也有一段不算短的日子，說實在的，他並不太喜歡那份工作，尤其以前在住院組時，每日的工作又繁又累，但爲了整個家計，他不願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長子，他仍幹了下來，他也逐漸習慣了繁忙的日子，最近又調

還圖書室，工作上減輕太多，使他有更充裕的時間，他也就利用了一些空閒讀書，也就一直在療養院幹了下來。

吳念真較適合於固定的生活方式，去年考上輔大後，生活更趨於固定，白天就在療養院工作，四點多鐘下了班可悠閒的散散步，療養院的後山是一片蒼綠的山林草木，是一個散步的地方，或是看些書，不然就坐在宿舍二樓的欄杆上看着大臺北。五六點鐘才騎車去輔大上課，回來時最晚也才十一點多，下課後的那段時間大部份是吳念真寫稿的時間，他是喜歡獨居的，自己的天地中寫稿讀書都方便自如，平常每晚也都要到凌晨兩點以後才睡，他甚至說他最近常常十二點鐘入睡是生活萎靡。吳念真是一個生活嚴謹的人，他總希望自己能多讀一些書，多寫些東西的。

吳念真的生活近幾是一種修道式的生活，除了上課或有重要的事之外，他很少外出，每天固定於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尤其是下班後，他喜歡一個人獨處，充份的利用那些時間讀書寫作，也因這樣，甚至把一些朋友將來訪的事都常忘了，但熟知他的人都會見諒，畢竟他是一個謙虛於生活，也緊湊安排生活的人。

與吳念真聊天

與吳念真認識後不久，我又挑個日子去找他，在他工作的圖書室裏聊了起來，我很會亂蓋，吳文欽又自稱是「職業抬槓手」，談起話來總是無止無境，我們談到創作的經歷，他說：

「我的第一篇小說大概是在高三的那年寫成的，發表於聯合副刊，叫做『少年仔找工作』，這是我較早且較好些的作品，寫這篇東西主要的是我親身的經歷太深，加上同學同事不斷的有找工作的事發生，更使我有寫出來的勇氣和衝動，也就迷迷糊糊的寫了，那以後也有一些零星的作品發表，但不值一談，也就順手寫順手丟，根本也就不在意，當兵三年使得作品產量遽增，尤其在金門時更是多產，大部份也都發表在『金門日報』！但幾乎全部都不值一看，也就什麼都沒留下來，退伍後急於安定自己，也沒想走創作這條路，但偶而一個機會寫下了『抓住一個春天』，聯合報很快的發表了，卻沒想到發生了一些意外事，竟然接到三十幾封讀者的來信要我寫下去，加上聯副

主編也來信要我繼續寫，那時我也很迷糊，寫『抓住一個春天』幾乎有一半因素是想賺稿費，而却又意外的接到這麼多信，那時又有洪醒夫及王榮文等人給我鼓勵更大，也就再寫了『哥哥捕魚去』等等的東西，就這樣一直寫到現在，現在竟然不寫也不行了，事實上我走這條路也都一直迷迷糊糊，甚至文學是什麼東西我也都一直搞不懂，有些讀者問我，我也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好也都說我根本不懂得文學是什麼，事實上也是如此，我只是寫下一些很實在，很感人的故事，加上自己誠懇去經營罷了，我寫那些東西是不是文學呢？我自己愈來愈懷疑，甚至想根本跳開來看看，但却一直都不能夠，這也是我最近一直困擾的。」有個電話打斷了吳念真的談話，是院長告訴他下午兩點有個會議要他記錄，我們得加緊談話。

「你的題材大部份都是以你生長的環境及附近的地方為結構，你是否覺得該嘗試用別的東西呢？」我問道。

「這也是我目前最大的困擾，事實上我早已自覺，希望早早跳出以往的自我圈子裏面，我知道一個作家的寫作圈子將更廣更濶，甚至無所不包、無所不容

，但我目前却仍無法突破，也基於此使我最近都不敢輕易創作，每完成一篇都戰戰兢兢，深恐失敗，而每次都總是不能滿意，好像寫出來的都不是東西，每拿出一篇東西出去也都要考慮再三，因為太多人對我期望太高，這又要提到洪醒夫，他一直最令我感動，我每一篇東西出現，他馬上便私下給我批評，明確的指出我的失敗或成功，這讓我深深感動，也使我更怕拿出東西，深怕對不起期望我的人及許多讀者。」

「你對你以前寫的東西有什麼看法？你自己最喜歡那一篇？」

「我對我自己以前的東西是愈看愈失望，愈看愈不覺得滿意，甚至說那些東西都可以不要，根本談不上喜歡，如果硬要說喜歡那一篇的話，那就只有在中央副發表的『尋車記』了！」

「婚禮呢？」我奇怪的他怎麼沒提到許多人喜歡的婚禮。

「別提婚禮啦！我寫的時候就覺得不順，到現在仍然不喜歡！」

「最近聯經出版那本你的小說集『抓住一個春天』，你感覺如何？」

「出這本書時我仍感到不滿意，儘管那時期的作品很多沒有收入在內，但仍有很多該撤出的，像『牧羊女』之類的，我總認為出一本書該謹慎些好，否則亂七八糟的隨便出一大堆書根本就不值得。」

「計劃什麼時候再出第二本嗎？」

「目前什麼計劃也沒有，雖然出了第一本後剩下可看的仍有七八萬字，但我想仍不宜再出，有些東西過些時日看了會真可笑，況且這種事慎重些較重要，如果要再出書，至少也要等到明年五六月後再打算！」

「……。」

兩點鐘很快就到了，吳念真必需去忙他的事，我便獨自坐在圖書室看書，他也就匆匆忙忙的去做他的記錄去了。

吳念真帶着一身疲憊回來時，整理了一些東西，也就下班了，我們步出療養院大樓，步向吳念真的宿舍。

仍是典型單身男子宿舍的樣子，室內收拾得並不整齊，一些書及一些雜物隨便亂擺，但卻沒見到髒衣服之類的亂放，使得宿舍仍感到頗清爽淨潔，我坐在書桌前閱覽着桌上的書，吳念真笑着說：

「我讀書一向是沒有什麼系統，非常的雜和亂，有什麼書讀什麼書，一直都是很放任自己的，這或許跟我早些年的環境有關，那時候一面工作一面上課是較累些的！」

「你似乎很少跟人提到當初半工半讀完成高中的事？」，我笑着問。

「我一直覺得這些事不值再談，再苦的事我也都過去了，現在的生活也較舒適些，何必又一直再提那些舊事呢？況且我認為半工半讀也只是生活上的一種過程，你爲了某種理想而犧牲某些事時，這犧牲的事也是你心甘情願的，否則你不會如此做，而當你達到某種理想時，又何必再挖出那些舊事呢？那不等於過去努力的意義都白費嗎？」

「這些事都從不出現在你的小說裏？」

「我個人有一個觀念，當然我知道這觀念是偏差的，但我仍一直執着着，也就是關於『學生』，『戀愛』，『考試』，這三樣事我絕對不寫，我認為能擁有這其中任何一樣事的人都是幸福的，想想看有多少人想當學生不能當學生，有多少人想戀愛不能戀愛，有多少人想考試連資格都沒有，那何不去寫那些沒有

考試資格的人呢？寫那些失去戀愛的人呢？所以我一直不寫那三件事，當然我知道這是很大的偏差，但我仍改不過來。」

「或許改不過來也是好的，現在也太多人寫那些事了，除非你有比他們更獨特，更尖銳的看法！否則相似的東西產生太多是不太妙的！」我說。又接着問道：「你個人較喜歡的作家有那些？」

「我第一個接觸的作家也就是赫塞，也就一直喜歡他，另外還較喜歡的就是三島由紀夫和郁達夫了，三島由紀夫的濃烈感受及強悍個性都是我較為激賞的，郁達夫憂悵的性向及宏開的胸懷令我喜歡，但我太認為郁達夫頹廢，那是他本身文人的悵鬱感。」

一個允諾

時間過得太快，五點半，我們必需去吃飯，況且晚上我和吳念真都有事，不能再聊，我拿起我的書包，坐上機車，我們到松山商職附近吃晚飯。

吳念真爲了招待我，還特意加了些菜，我們也就坐在小攤上邊吃，邊聊起一些療養院兒童病患的事，

吳念真總是最富感情的對我談及許多不幸的例子，我感動於他的赤誠及悲憫，這是青年中難得尋及的，而後我們又談到了『我找到了』這個廣告，吳念真說：

「有一天我悶得很，剛好看到這個廣告，也不知道是幹什麼的，於是也就順手撥了電話過去，電話那頭的答覆竟是所謂我找到了新生命，新真理之類的基督教宣傳花招，然後他又對我說了一大堆教，我悶了一會，實在氣不過他們囂張的樣子，於是我告訴他說：『如果你們把這筆宣傳費，電視電影廣告費統統投給南部風災的難民不是更直接，更有意義的找到更多的新生命嗎？』……。」

突然，我感到吳念真決不是一個寫小說的人罷了，他有足夠的愛人之心，他可忍耐許多苦難及折磨，這畢竟是在年輕一代中難得尋到的，他的精神將更耀眼於年輕的世界中。

吃完飯，吳念真送我去搭車，我們在暮色中揮別，臨走時，他用閩南語遠遠的拋來一句：「文欽仔（吳念真本名）不是死去，就是再出世！」，我思索了一會兒，終於瞭解這句話是對他自已小說改變創新的允諾，我感到這幾乎是他對文壇界的一項新承當。